



03161

長壽庵放生池

長壽庵在 萬壽亭後中有放生池乃萬歷時雲栖蓮池大師募購古伽藍廢址爲之師自爲記勒石池上池方而長大可數十畝魚長三尺者以百計一二尺者不可勝數客過必投餅餌飼之故聞人足音或拍手呼之卽遠近奔集羣浮水面朱碧青黃燦若霞綺方廣尋丈間幾不見水此惟西湖清漣寺差堪比擬他遠不逮記曰西湖古放生池也法久而敝實亡名存敝之久而安焉恒產乎水族併迷其名若罔聞者歲在乙未予演圓覺于佛國山之南屏南屏故有池當其三門一時主會北隅掌錄

卷上

三 振綺堂校刊

諸名公捐貲贖而出之植蓮其中斷漁業人由是知放生池爲武林舊事旣而予復鑿池上方旣而北門有園園有池復贖之園距上方南北相望者半拘廬舍而城之內有二放生池矣頃予碑上方謂以是爲之先兆且引而蔓延之顧予德微年衰不足以風未知繼此而興起者更幾池也上方苦隘僅爲池餘少叢竹羽蟲之獲迨其生者聊以依止茲頗閒曠池聯比擴之則潏然成浸水涵而土出壘之則隱然成山循而界之則幽然成徑相其宜而樹之竹木則鬱然蔭而成林將使嚶嚶洋洋樂而相忘雖無由擬飛泳亭之萬一而猶冀想像其

遺蹤則上方所不逮也園以東爲興福禪院養濟昔號
卑田聖王賢臣哀憐民之顛連而無告者設也今之因
殮餌伏質于刀砧必不可逃而待烹其無告尤甚質而
畜之池縱之林俾永保殘壽悲孰甚焉佛示之福云慈
必不殺而五福于箕疇爲其最瀕殺而重壽之福孰加
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舜之德曰好生一而已上清下寧
俟王所以配兩門之久長貞萬物之壽命恒于斯得孰
加焉儒道釋三聖人之偉績鼎峙夫三方若環拱然而
園介乎中是曲阜之仁里摩竭之慈室西華長生葆眞
之靈宅天合而冥鄰也豈偶然之故與夫救生之滅也

北隅掌錄

卷上

三

振綺堂校刊

而有生求其生而未嘗生也而無生然後無不生則生
滅一生滅一則福興于無想悲濟于無緣福不可得悲
不可得一亦可得唯法性常住不斷不續同于虛空彼
梵網以於生爲常住法常住者金剛身無量壽也廼庵
其園曰長壽而園有荒廬數楹飭治之爲供接引導師
及當來慈氏尊像蓋津梁所放一切含靈先生安養息
輪迴苦後于龍華而得授記也廬止是無增多以淨戒
僧守之守之之方具如上方記中語時里之父老聞予
言前執予手歎然大息曰園之源吾弗知之矣吾猶及
見二禪人居焉向稔其古爲伽藍而業已蔬圃莫返厥

初吾何圖重睹今日也是役也始其事者予與化卿宋君而諸上善人樂助而成斯美利者得例書碑左云萬歷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佛誕日受菩薩戒弟子雲栖寺沙門祿宏撰

宋臨安府在城興福禪院記

碑在城北興福寺陷置壁間正書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篆額八字宣義郎前江南西路轉運使幹辦公事劉莊士文朝散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右觀周邾書武功郎閭門宣贊舍人兼德壽宮幹辦事務劉永堅篆其略曰興福堂上慧觀公諱師肇字先之本秀之華亭繆北隅掌錄

卷上

禹振綺堂校刊

氏子四歲出家來虎林初從淨住普明肄台宗大部移錫天竺獨步于大法師玉慧覺之門左丞相薛公昂鄉先生也與時爲忘年交凡室之長少間有所苦師掬水令飲罔不痊損或歲虞旱潦民遭癘疾恪戒禱請悉獲昭格丞相請諸朝錫紫方袍厥號慧觀既思顛祖崇楚苑三十有六所將卜肇基之域開最勝福田丞相曰余有花藥小圃去仁和縣治之北一俱廬舍自方可五千五百餘弓無諸邱坑地平如掌松篁環衛風露涓涓蓋爲勝絕師乃結廬于此榜曰擇勝焉紹興丁卯大師循王俊爲建園通懺堂節使劉侯懋再新雕鑿靈感觀音

像一壇充德壽貴妃丙午本命長生道場請移興福古
額揭于茲字其嗣智韶建三門廊廡鴻鐘之臺法寶輪
藏營別殿宅西方三聖襲淨土七經天龍部屬森介壁
間塗金暨碧烜赫照耀爲一方之鎮諸孫慧勤慧常義
欽糾合豪右圖住世應眞位置周阿峯巒峻峙怪木盤
結烟雲杳靄之際如覺天橋聖燈炯然在目云云時孝
宗淳熙辛丑夏六月二十有九日當院住持比丘釋智
韶立石開封杜友聞刊厲徵君鶚跋云劉莊士周邦劉
永堅字里俱莫攷按宋史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
士寡學術初附王安石後因蔡京進仕至尚書左丞門
北隅掌錄

卷上

五

振綺堂校刊

下侍郎與朱諤林攄余深始終附京至舉家爲京諱犯
輒笞責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朱弁曲消舊聞云薛昂
肇明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賜須臾應萬回太學呼爲
薛萬回京子條鐵圍山叢談稱爲薛八丈昂之人品猥
瑣調佞見于正史稗乘者如此記中猶以鄉先生尊之
豈古所謂沒而可祭于社者邪惟施華構爲袈裟地遺
跡依然荆墳檜宅過者齒冷非迦文之力所能掩矣咸
淳臨安志載昂爲吳越太尉溫三世孫方虛谷謂昂之
子紹彭字道祖以善書知名則其前後之間有不可泯
者然俞松蘭亭續攷謂紹彭爲定武帥薛師正向之子

虛谷當誤也又按宋史劉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累遷才人婕妤婉容紹興二十四年進貴妃頗恃寵驕侈淳熙十四年薨父懋累官昭慶軍節度使劉侯懋卽其人也同時又有劉婉容亦有寵金人叛盟與倖醫王繼先沮劉錡用兵高宗知而怒之遂廢元潘子素題二劉妃圖詩云秋風吹落故宮槐江上芙蓉竝蒂開畱得君王不歸去鳳凰山下起樓臺嗚呼可感也已姚靖續游覽志云明初定爲叢林至今門塑薛左丞像爲本寺伽藍內有無塵殿其東爲晏公廟俗稱紅廟云

義天禪院婆娑樹

北隅掌錄

卷上

三 振綺堂校刊

婆娑木羣芳譜所引諸書本枝花葉多有互異七修類稿辨卽七葉樹而花之形狀略而不詳今教場後義天禪院有一本徑二尺餘高可十丈每葉一條分七瓣或五六瓣其花于沓葉中挺抽一條長尺許花纍生條上作六七層如浮屠狀色輕紅可愛子卽婆娑子也蔡丈木龕嘗目驗而得之其言如此院僧言此樹相傳已六百年城中惟此一本耳雲林塔院一本較此小三分之一

洗馬橋

武林水門前有橋曰洗馬張妙峯洗馬橋小憩詩云北

郭行將近冬暄步小停城低遠岫出樹禿寄生青密篠
藏僧寺枯桑露瓦亭一聲聞款乃橋底見揚舫妙峯名
世學字遇春乾隆甲子解元咸淳志釣橋舊名便橋在
餘杭水門前杭州府鄭志呼水門前橋曰過軍橋或曰
小斜橋而咸淳志載過軍在餘杭門外神勇鋪豈元末
張氏築城所規入邪按今則過軍之名已隱于人口惟
呼之爲洗馬矣鄭志釣橋列于清湖河四十七橋之終
于市河三十一橋別列洗馬曰北與武林水門相望則
洗馬非卽小斜橋矣

天漢洲橋

北隅掌錄

卷上

毛振綺堂校刊

天漢洲橋蓋卽古萬歲橋也咸淳志萬歲橋在仁和縣
巷北觀南宋京城圖橋正在今天漢洲橋部位然萬歲
之名潛志以外自成化迄今各志遺漏卽天漢洲橋亦
從未有紀及者此橋匯打豬巷竝長壽庵興福寺前一
帶水出橋下入天水橋河旣非小杠又跨大街之上何
可泯沒識之以告後賢之補理志乘者

復園

復園鄰武林門所謂汪家花園也初名北園毛先舒北
園絕句云錢唐古城萬雉齊北園青草青淒淒老人指
點爲余說昔日菜花黃萬畦蓋其時廢已久矣至抱樸

先生而復之則曰復園王茨檐

會祥

記曰復園舊名北

園于會城諸園爲最曠地接城闔去埃氛甚遠歲已未
秋主人汪君抱樸觴客于園之先春亭余交君最晚今
始得過其地爲之淹回瞻矚若不能以舍去君喟然謂
予曰子第見吾今之園之差足自適抑未觀昔之園之
所爲盛乎自吾先大夫之構此地凡六十餘畝其間爲
層樓飛閣花臺月榭穹林窈洞殆不可僕數而卉木狎
獵不止數千本身世多故事有不可言吾先君歷官中
外旣弗克恬居是園者亦輾轉易主尺寸舉不爲吾有
傾陔蕩析往跡幾于湮盡及吾之身自幼至壯口經陟

北隅掌錄

卷上

天

振綺堂校刊

道路迫倦而旋歸且無以寄吾足于是量吾恒產之所
入筆墨之所獲自婚嫁薪米雜費外重自節嗇以畱其
餘而漸復夫故一切高不可喜之觀尚未能以得半而
吾力則已殫矣余聞而瞿然因以賢君之志書其言于
園之左壁

靜便齋集

抱樸先生名臺進士

啓心

之孫吏科煜之

子一時名士常相過從梁編修

亭曰供釣軒日月轉廊曰兩水間橋曰蓮花梗又夏日

舒雲亭明府

贈

自山陰至招集復園詩注云中有荔支

一株新自嶺南郵致嘗因池上紅板橋成同人詩以落
之丁隱君云削板成橋也自娛爲通碧沼小施朱縱饒

疎雨行何礙好趁新涼坐不拘拾級淺猶排雁齒倚闌
清可見魚鬚閒門已見西湖味柳帶荷衣色未徂周徵
君京云池上紅橋忽復成水邊垂柳覺多情還拋拄杖

當風立更倚闌干待月生花外衫痕分半影石邊屐齒
有雙聲前年記得春波闊曾汎輕舸裏外行芟虛上人

明中

曰我來池上曉風恬略約新紅映畫簾繞柱荷花

香乍細浸闌秋水碧初添隄平不礙船唇窄雨過惟愁
屐齒粘柳外烟邊頻管領月痕坐待兩頭纖時乾隆甲
子七月十二日也後嘉慶甲子吳祭酒丈約于是日擬
是園復舉詩社適園主人有喪事不果因題其紅板橋

北隅掌錄

卷上

五

振綺堂校刊

圖序云汪抱樸先生復園爲往時諸詩老讌集之地嘗
以池上紅板橋新成會同人分韻賦詩牧牛行者爲之
圖今已六十年矣梁山舟先生同書有詩卽次其韻風

烟隱約護荒闌賸有園亭客到頻畫出小橋能宛轉明

餘流水祇酸辛屐痕曾記邀前輩柳眼應愁少替人料

得池邊舊鷗鷺定曾來往識清塵梁學士書紅板橋詩
畫冊後云冊內凡二十人詩皆卽席手書唯先君子續

賦八韻越日命同書補書因盡讀諸老之作予甫弱冠

也不意六十年後復于吳思亭二兄修篋中見之感而

有作遂附錄冊尾板橋流水倚城闌此地曾經撰杖頻

讀書又逢今甲子憑闌無復舊庚辛葭蒼露白思諸老
臥柳殘陽少過人贏得昔年詩句在一番童耄話前塵
其復園圖爲南屏瑛虛上人所畫丁隱君題額金布衣
農序梁薊林杭堇浦厲樊榭周穆門諸先輩皆有題跋
儀徵阮公撫浙時以錢萬八千購于市上復乞山舟學
士題詩跋尾焉道光丙戌蔡木龕丈導余往游敗瓦積
垣不勝流連佇想復園二字磚刻陽文尚榜園門上爲
萬九沙先生隸書猶存對山開卷樓三楹抱樸先生自
書額下爲竹西舊地九沙先生草書款署爲復園老友
作樓東偏爲橫秀閣董思翁書額款署爲清遠館丈閣
北隅掌錄

卷上

三 振綺堂校刊

前有大池池舊通水門午日競渡城內外龍舟咸集于
此今塞中界長隄卽蓮花梗也兩邊舊栽垂柳今皆不
存隄跨平橋卽紅板橋也前通南廳廳左爲庵其餘秋
水園空凌閣先春亭供釣軒月轉廊如意退齋城北水
房悉犁爲菜畦不復知其定址矣木龕丈云復園之南
有竹香庵蓮社院省庵境極幽邃院宇亦古志皆未載
予謂或皆園中所瓜分未可知也

田家灣

厲徵君田家灣志云入杭城北武林水門二里而近有
地曰田家灣故田家橋也橋廢而地存當水洄曲處土

人遂呼爲灣若揚之茱萸蘇之明月之類至問田氏爲何人則土人不知攷之圖乘亦不詳所始偶閱葉氏四朝聞見錄有云田家橋在北關門內莫知名橋所自開禧時朝廷建宅以賜田俊邁之子蓋有兆之于先者按宋史寧宗紀開禧二年韓侂胄枋國五月下詔伐金以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績郭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三年八月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斬郭倬于鎮江不書賜宅事惟岳肅之程史云郭倬等受圍蘄縣大酋僕撒索堊者使謂汝翼曰北隅掌錄

卷上

三 振綺堂校刊

田俊邁守濠實誘我入而啟釁端執以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州帥師提轄余永寧勸倬執俊邁與金金人乃折箭爲誓啟門以出二將後朝廷命大理正喬夢符于京口治俊邁獄永寧磔死倬棄市汝翼以不出語竄瓊州俊邁召釁被執非臨難不屈比倬誅而俊邁之子賞侂胄主兵欲以掩敗衄之耻也賞罰不當莫此爲甚史筆失書寧免疎略之責耶若田灣之名何必以俊邁著哉

樊榭山房文集

張駝園

龔蘅圃侍御名翔麟字天石光祿佳育之子也以貢士

起家歷郎署至南牀未幾罷歸貧甚至舉家食粥未嘗
于監司郡邑有所干請士論高之始家橫河橋晚年移
家張駝園自號田居著田居詩稿石谷子王翬爲畫田
居圖長卷今藏汪小米右史

遠孫

家卷首隸書姚江邵

廷采田居記爲朱竹垞太史筆然不署款記曰仁和縣
蘅圃先生從其父光祿公歷官中外二十餘年及官駕
部視榷粵海入爲御史又二十年歸而無屋以居乃尋
幽於武林門之左南湖之上得曠地焉名曰張童園張
童者張駝也嘗種瓜鉏菜於此地遺忘身世以全其天
先生得之則大喜曰我幸奉身爲張駝役矣以意畫宮

北隅掌錄

卷上

三

振綺堂校刊

起楹數椽不容旋車曰吾承先人之志事不足吾視先
人之無居愧過之矣乃名之爲田居而顏其堂曰學稼
植園以竹穿池養魚課童種瓜鉏菜如駝時題其後之
臥室曰佚我居謂先人終身勞國事不得佚而我得佚
又踰父兄也何德處之左之齋曰心天游室右曰放漁
軒居于田而放于漁以放而全其天也嘗爲詩經時韞
不著卽景杖能拖先生其有駝之意乎昔陳太宰記三
種齋曰種禾以食種桑以衣種德以不辱予嘗希慕其
人于田居亦云次繪田居先生小像爲雙溪葉通丁酉
上巳後七日筆先生自爲贊曰雪鬢霜髯披裘載笠行

雲流水青天白日南湖之濱耕織爲鄰魚鳥相親悠哉
游哉可以全吾真次爲圖作于康熙甲午春其壓尾印
曰耕烟散人時年八十有三次先生自書詩二章一日
卜居小北門荒涼類村落一水環其居桑柘陰沃若疎
籬苦竹編老屋香茅縛閉門種菜餘頗亦理花藥豈獨
遠市囂兼避祝融虐綠衫補秋荷鐵冠換烟籜已謝腰
萬釘那復鞦韆兩腳禮不尚送迎興偶寄杯勺魚鳥亦忘
機是非泯今昨獨有詩畫癖沈湎終不覺髯也以詩鳴
胸中富邱壑摩詰是前身或可無愧怍再拜乞好手寫
我田居樂尚少眼前山淡墨添一角詩後竝記云右詩
北隅掌錄

卷上

重 振綺堂校刊

乞許莘野畫田居圖作也壬辰十月游虞山逢王子石
谷許爲予作圖田居風景卽錄此以應之一甲午圖成
見寄賦小詩一律奉謝兩暑三霜歲易徂夢魂長繞劍
門隅祇憐虛負投瓶約忽枉輕郵負耒圖茅舍竹籬經
點綴菱田藕蕩總華腴懸知定入珊瑚網好事流傳及
老夫翔麟書時丁酉穀雨後二日先君子曰田居地極
閒敞屋後菜畦魚蕩桑麻鋪菜予曾叔祖得之不能守
又轉售他姓侍御晚年食粥是實事

白洋池

南湖者白洋池也四朝聞見錄白洋池在田家橋側號

小水晶宮碧谿詩話杭俗遇歲旱則守土者率居屏池水以祈雨云有龍宅其中屏水則龍怒而致雨也李澄齋嘗賦詩紀之詩云五日不雨井泉縮十日不雨河流乾南湖之水何漫漫父老說有乖龍蟠龍眠水底忘行雨欲竭龍宮致龍怒臺符火速集水軍田家橋頭曉鳴鼓闕溝百道龍骨旋滔滔晝夜流潺湲蜀江逆浪過三峽長鯨掉尾吸百川薄暮山頭黑雲起一夕滂沱老農喜吾儕不獨快恩膏長簞新涼涼似水澄齋名睿仁和諸生居東郊遂初老人之元孫也

水星閣

北隅掌錄

卷上

善振綺堂校刊

水星閣在白洋池上形六角如浮圖凡三層高七丈八尺自地至脊高六丈六尺頂高一丈二尺圍圓十四丈四尺中供毘羅佛此前人用

以厭武林之火患者也似明中葉以後所建各志未載閣東偏有康熙時碑記他事祇旁及水星閣一語絕不言其緣起乾隆甲寅乙卯間仁和徐古峯司馬堯鑑募

金修葺工竣植梅百本於其下竝重構玉照堂復張氏故蹟舊臘新春梅開如雪游人之盛與孤山埒功甫玉照堂詩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當年勝概猶可髣髴其一二焉

宋廣壽慧雲禪寺碑

碑在今水星閣正書十七行行三十八字後跋小字正書四行額正書八字其文曰紹熙元年春□月辛丑故循王之曾孫宣義郎直秘閣前通判臨安軍府事張鑑請于朝曰願以城東北新宅一區效前賢捨爲佛寺仍割田六十頃有奇贍其徒薰修植福以伸歸美報上之志上曰可賜額廣壽慧雲禪寺張君勲門佳裔自幼刻苦問學未強仕澹然無意于榮途閒居遠聲色薄滋味終日矻矻攻爲詩文自處不異布衣臞儒人所難能茲又捐所重以創精藍尤難能者旣得請乃一意崇飭以侈上賜撤堂爲殿凡佛屋之未備者悉力經營土木堅好金碧煥發隱然叢林爲寓都壯觀見者起敬焉落成以書禱予爲記予每歎世人苟貴若富必思廣其居務極雄麗以貽厥後而夸無窮然歷未幾生息繁衍宏敞化爲湫隘又從而分裂之蜂房蟻垤各開戶牖無復前日耽耽氣象矧或不競求售他人一再過而爲墟者有之固不若釋吝驕齊物我推己所有與衆共之爲長且久也異時寢處瞑游之地千載儼然子弟登覽企想風烈必有慷慨激昂濟其美者世人識慮及此已定爲達而張君之志則又過之蓋自其先王受國隆恩河潤澤及迄茲涵浸一身眇然圖報無所故爲是舉以紓厥忠

匪直爲其私也若夫鐘魚震動雲水鼎來演上乘而祝
帝齡錫餘福以佑黎庶茲念一興互千万禩不能磨滅
如佛氏所謂願力者張君之忠寧有旣邪予嘉其志故
爲之書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撰中大
夫權吏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讀樓
鑰書并題額後跋云先大父少卿捨宅一區以築梵宮
割田□□畝有奇以給僧飯獨力營勩不假他緣蓋思
忠報之不已而植香火之無窮也時丞相畱公奏請賜
額太師越王史公作記攻魏大參樓公書丹及先大父
所著發願文雄碑對峙叢林逮今傳誦紹定厄于劫火
北隅掌錄

卷上

美 振綺堂校刊

寺雖重建而記文皆不存蜀人許居士所藏發願文舊
刻卽先大父手筆慨然捐金礪石併寺記重勒以成山
中之闕典請跋于予追慕感歎非惟敬承先志以詔後
人且使緇流知安居暇食之源而聞者亦足以戒云景
定壬戌重陽後十日孫承信郎閣門看班祇候張檜百
拜謹書玉冊官余棗摹刻按功甫桂隱記詠序云淳熙
丁未秋僕自臨安通守以疾勾祠旣歸桂隱遂捐故廬
爲東寺指新舍爲西宅南湖以經其前北園以奠其後
因板立堂宇橋舟諸名各賦小詩一篇此捨宅之本末
也周密齊東野語云功父園內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

以巨鐵絙懸之半空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
登之飄搖雲表有挾飛仙溯紫清之意又按薛夢桂蒸
壁瑣言云張功甫南湖春宴置酒聽鶯亭亭外垂柳數
十株柔荑初綠酒半出家伎十餘輩悉衣鵝黃宮錦半
臂歌唐人柳枝詞作貼地舞歌竟又易十餘輩悉衣淺
碧蜀錦羣手執柳枝唱名流詠柳樂府送客諸伎籠燈
者以百計其豪侈若此而文惠此文則謂其間居遠聲
色薄滋味不異布衣臞儒何異乎所聞邪然卒能屏去
塵俗捨宅歸真終如文中所云釋吝驕齊物我爲長且
久者迄今黃童白叟猶能指而道之曰張家寺云

北隅掌錄

卷上

毛振綺堂校刊

范明廟

通濟橋

咸淳志俗呼梅家橋今呼梅東高橋

之北有范明廟解春集以爲

舊爲梁大中大夫范述曾故居崔應樞攷晉書顧眾傳

眾爲義興太守起義師討蘇峻之亂爲賊帥張健馬流

所敗保固紫壁有勸眾過浙江者眾不許臨平人范明

亦謂眾曰此地險要不可委也可以制寇眾乃版命爲

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進討健退走曲阿然則

茲祠之建實以明有捍禦鄉邑功也明特鄉之小民無

字無官諡故直謂之范明廟崔之言如此余幼時過之

見廟額猶仍其舊今則易爲范文正公祠矣夫明之神

固未卽戀此而文正公固晏然受之乎然神名不可直斥他日有重葺者宜榜曰范參軍廟庶幾允焉誌此以爲里人告

樊公廟食記

至正十有二年秋寇自徽犯浙江

按七修類稿寇爲徐壽輝

政府參

知政事樊公宿衛于省省吏皆次第引去獨公披甲上馬率宿衛兵不滿伯什急出省攻賊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省坊口遇他遁將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寇于天水橋巷戰以死公在北隅掌錄

卷上

五

振綺堂校刊

浙江政府凡二年贊其首相興利去弊不爲猜禍吏中格力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職雖參實與提衡伯夷稱仁以將軍葬首陽天下傷之

原注不得全尸故云將軍葬事見韓非子

樊公

稱仁以將軍葬天水東南人傷之吁又豈知其自決于義而義利之自畏愛有甚于死者乎義有決雖碎首塗地無悔焉死不安于自決而出于有激出于無獲已皆非死義而義利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凡遭禍亂有首鼠義利以奸法筴者不死司寇幸而死疑似吁何以無辨哉故伯夷死天下謂之義樊公死天下謂之忠忠與義不可以聲音笑貌掩而得之必決于忠安于素

有而天下至尤之物不易得也自昔死鳴甲雍門死徇

劍楚囊死衛須漢溫死嚼齒張巡死嘔血陳死郢州黃

龍死潭州李芾類皆若是吁若是始可與言封疆之臣

社稷之鎮矣議者謂全節未必成功也吁節無增損功

有成敗無增損者內有成敗者外春秋錄死節亦計其

內而外有不計焉歧功與節以律天下之忠非春秋義

已公之義其僕曰田丁者亦徇主死人比春秋蒯瞶之

僕云去公之死兩期月姚園寺僧雪率杭之人為公立

祠于天水院肖公之像歲時祀之樹石于門徵余文以

書于是論次其死烈如此公名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自

北隅掌錄卷上堯振綺堂校刊

號也世為鄆人東維子集文中多譌脫字郎仁寶曰嘗見公觀潮詩

于霏雪錄中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

信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其詩雖未工而公平

生之志亦可見矣七修類稿



